

小河边，流水绕城刻录的城市印记

记者 谭光吉 杨明 唐龙泉 裴娟

小河潺潺，水波清澈。熟悉昭通古城的人，记忆里都流淌着一条河。这条河流，从东门陡坡出发，踏着青石板路就可以抵达。下雨天，斑驳的石板路泛着幽光，薄纱般的水汽漫过草丛，一声犬吠，惊起河边啄食的灰雀。那些扑棱着翅膀的鸟儿掠过水面，在倒影里划出细碎的涟漪，仿佛要把河底沉睡的旧时光都搅动起来。

红砖房下的回忆

春光明媚时，从东门小河边走过，时光随河水缓缓流淌，指尖的风化作一缕温柔，在手中轻握。以河为界，东门小河的一边属于环城东路，一边属于建设南街。河岸的红叶石楠挺拔依旧，纤瘦的柳枝抽出星星点点的浅绿色芽苞，落入一汪蔚蓝的湖水。几片残雪般的墙皮悄然剥落，露出底下经年的红砖，宛如时光逆流时掀开的帘。

骑自行车的人不紧不慢地蹬着踏板，按着铃铛，戴头巾的老太太搀扶着老伴，背影在余光中渐渐拉长。放学的孩童从路边的小卖部买了零食，吃得满嘴都是辣椒油。七彩泡泡带着童话飘得很高很高，直到被云彩彩散在空中。偶尔会有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穿梭其中，匆匆忙忙往下一站，他的忙碌似乎不属于东门小河。闹市中偏安一隅的静谧巷子，总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而东门小河边，足以让你慢到忘却了很多事情。

居住在环城东路481号，56岁的王云麻利地从井里打起一桶水，给园子里的白菜浇水，水珠顺着叶片滚落，在他深蓝色的工装裤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湿痕。“老头子，井台边的桂花该修枝了。”妻子从红砖房二楼探出身，竹编簸箕里的芥麦壳簌簌落在晾衣绳上。王云头也不抬地应着：“修它干什么？枝条是横着长还是竖着长，都有它自己的造化。”

河水的粼光在王云磨起茧的指缝间流淌。他忽然直起腰，望着对岸斑驳的围墙发怔。那里曾是他和伙伴们兔水的浅滩，如今却只剩石缝里几簇暗绿的青苔。“那时的小河边很热闹，挑水的、洗衣的、摸鱼的……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”眯着眼睛，王云陷入了回忆。

夏天，正午的河水是面会呼吸的镜子，穿碎花罩衫的阿婆们蹲在青石板上捶打被单，棒槌声惊散了在柳枝间打盹的云影。孩子们趁大人不注意，一股脑儿把衣服从木盆里倒在水边凸起的石板上，“噼里啪啦”一通乱踩，踩滑了掉到水里，裤腿湿了，屁股墩湿了，也满不在乎，抹一把脸上的水花，卷起裤腿接着踩。虽说是帮了倒忙，但大人知道你“会”洗衣服，“会”干活了，也觉得满心欣慰。

在东门小河边，古城的孩子们非常善于从物质匮乏的日子中寻找乐趣。除了洗衣服，王云最喜欢的事就是和小伙伴一起跳进河里抓鱼。找几块大石头，中间用衣服或者沙石堵起来，围成一个水塘，再顺着水流方向用撮箕“撮”鱼，这种办法最好！或者捡上些枝条，将鱼儿往水塘里赶，双手用力一捞一抓，水花四溅间，孩子们的惊呼声、欢笑声混成一片……

“云哥当年兔水比鱼还厉害！”刘老二不知何时蹲在了枇杷树下，“记得不？你摸到红鲤鱼那回……”1983年的春汛卷着桃花瓣冲进河湾时，12岁的王云正赤脚站在冰凉的鹅卵石滩上。上游漂来的松木段撞在礁石间，激起的水珠落进他挽到膝盖的裤管里。“石头缝！石头缝里有鱼尾巴！”堂弟的破锣嗓惊飞了苇丛里的绿头鸭。王云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指甲划过湿

滑的青苔，指腹触到鳞片，刚蹭带来的酥麻感从指尖直窜后脑勺……

快乐的童年总是短暂。后来，大家接上了自来水，城市人口不断密集，河道污染也不断加剧。河道部分截流管道老化破损，沿河居民和企业用水量增加，旱季出现部分河道内污水溢流现象。一段时期，小河沿岸臭气熏天，夏季蚊虫乱飞，沿河居民不敢开窗，苦不堪言，“谈河色变”。小河边渐渐丧失了往日的活力，但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却依然不愿离开。

某个霜降的清晨，20岁出头的王云在这里领了结婚证，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起家里的重担。勤劳肯干的他很快把家門口收拾出来，将水洼地改造成一口井，用水泥厂除来的板车拉来一块块红砖，手握瓦刀开始了“造梦工程”。井台边的青苔漫过第三道砖缝时，王云攥着钢钎的手掌已经褪了一层皮。望着墙缝间摇曳的狗尾草，他恍惚看见了20岁的自己正在二楼钉钉钉。杏黄的被面在晾衣绳上随风飘荡，褶皱里抖落几片干枯的玫瑰花瓣，落在墙根那堆被雨水润透的碎瓦片上。

时光之箭在小河边浪起的水花中穿梭不息。2018年10月，昭通市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首批20个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之一，东门小河被列入重点治理河段。2020年，生态环境部对昭通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开展现场核查，现场检测的3条水体（包括东门小河在内）相关指标全部达标，小河水质全面提升。昔日“水清、河畅、路通、岸绿、景美”的河道景观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

如今，居住在东门小河边的王云对当前的生活感到很满意。他家已建好两栋红砖房，儿子已成家立业，女儿还在上学。平日里，他和妻子就靠房子租金和打零工生活。闲来无事，他就打理一下花草，种点瓜果蔬菜，享受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。

午后的阳光努力驱散初春的寒意，轻柔地洒在王云家的小院里。鹅黄色的蜡梅花香气扑鼻，老枇杷树和花椒树相互照应，稀疏的枝叶似乎在为重启时光积蓄能量，暗绿色的小叶片托住漏下来的阳光，在王家小院的水井里投下晃动的光斑。淡紫色的蚕豆苗透过竹篱笆向过往的路人招手，玫瑰、牡丹花、月季花在各自己的角落里享受着惬意。租客晾晒的衣服在风中扬起华尔兹，晾衣绳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牡丹花苞上，惊醒了关于盛放的某个约定……

小卖部里的旧时光

傍晚时分，夕阳斜切过建设南街190号附37号小卖部的铁栅窗时，75岁的吕大连正用一把铜钥匙刮拭窗棂上的灰尘。放学回来的孙女放下书包，直奔货架上的梅子糖，辨梢扫过祖父那布满裂口的手指。“慢点跑，馋得像只小猫似的！”远处，吕大连的老伴施宗庆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宠溺地说。

这间小卖部开在东门小河边的老房子里，从铁栅窗往里瞧，可以窥见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。光顾的人都是附近的邻居，放学归家的孩童。10多年来，吕大连甚至从没想过要给店铺取个名字。门口摆放的花盆里，几株草莓和常青藤生机勃勃，冬去春来，它们肆意生长。顺着藤蔓往上，一只灰褐色羽毛的小麻雀正站在屋檐上抖动着翅膀，试图让自己保持平衡。

“当年整条东门小河边，我们吕家的宅子算得上气派，房檐屋梁都是雕龙画凤的。”回忆起祖上的老宅，吕大连满脸骄傲。随着环境的

变迁，那些家族的辉煌也只能留存在零星的记忆中。现在的房子，是吕大连一砖一瓦砌起来的。血脉里的审美基因让他在房屋修建中融入了小巧思，滴水瓦当上的莲形雕花让他家的房屋区别于周围的房屋。

河水的波光在雕花深处流动，三轮车链条的咯吱声突然穿透记忆，摩挲着窗框内侧的凹痕，吕大连继续回忆。1978年，土地承包到户，吕大连结束了在生产队挣工分的日子，开始做些小买卖，蹬三轮、倒卖蔬菜。攥着车把在菜场门口打盹，车斗里堆满妻子连夜腌制的酱菜。城管喇叭的电流声撕开晨雾，他蹬车冲进小巷时，车尾扫落了祖宅门楼上仅存的半片瓦。进屋后，老伴赶紧帮他掸落身上的灰尘，递来煨着热茶的搪瓷缸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残缺的缠枝莲纹。

在雷声碾过河面的某个夜晚，小河里的水突然暴涨，淹到了家门口。吕大连赶紧搬着手电筒，喊醒家人，将一楼的重要物件抢救到二楼。“拦不住的就随它去吧！”他踩着及踝的春水吼道，光束扫过河面时照见了奇景——漂浮的泡沫聚成莲花的形状，托着他家去年谢落的常青藤花在漩涡里打转，暗流深处传来瓦片相击的清脆声响。

小河里沉淀下来的河沙别有用途。吕大连说，以前逢年过节，古城里的居民都要到东门小河里淘一些干净且均匀的河沙炒蚕豆、炒苞谷。瓜子、花生是过年时的奢侈品，平时很难吃到。不过，炒苞谷做起来比炒蚕豆麻烦多了，先要挑选颗粒饱满的苞谷煮熟，然后按比例放入石灰水继续煮，直到苞谷开花爆裂，然后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干，再用河沙炒，这样炒制出来的苞谷带着时间的味道和水草的清香，是那个时代孩子们的最爱。现在，也有这样的炒苞谷卖，但多是机器加工，少了几分醇香的味道。

“那里原来有一口井，推豆腐相当方便！可惜后来河水被污染，井也被废弃了。两年前，政府开展治理时将它填埋了，重新修建了堤坝，种上了红叶石楠。”站在老屋门口，吕大连望着在阳光下舒展的藤叶，指着河对岸说。河水变清后，吕家门前的藤蔓在某天清晨爆发式生长，翡翠色的波浪在春夏之际漫过窗棂。他心想，少年时期在河里摸鱼的场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重现。

待时光续写的小美满

东门小河边，岁月流淌的诗意田园，承载了昭通人太多的记忆。河岸的白墙就像是褪色的信笺，爬山虎的触须在砖缝里蜿蜒成褪色的字迹，每片新生的柳叶都是信纸上跳动的标点。

东门小河边的老王就这样慢煮时光，蹲在墙根侍弄他的蜡梅。他那枯瘦的手指拂过虬结的枝干，像是在抚摸某个静止的黄昏。老吕家的小卖部从铁窗里探出玻璃糖罐，彩色糖果在阳光下酿成琥珀色的岁月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攥着硬币来买泡泡水，吹出的彩虹般的泡泡飘过施老太新栽的草莓苗，最终落在吕老头修补的雕花瓦当上——那断翅的飞鹰，还倔强地保持着凌空姿态。

当月光开始浸润井栏上的苔痕，老吕头会把竹椅搬到河边。他的收音机里播放着30年前的评弹，咿咿呀呀的腔调漫过石楠新抽的红芽。远处高楼的灯光偶尔扫过来，却总在触及老砖墙的瞬间变得温柔，仿佛怕惊醒了墙根那丛沉睡的野蔷薇……



小河边街集市。赵连杰 摄



河道清理。



窗里的小卖部。



春天到了，蜡梅花开。



施宗庆老人的幸福瞬间。



小河边街牌。赵连杰 摄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其余均由记者谭光吉摄。